

# Financing life



## 被旧习扼杀的财富

◎任健

人人都有财富,人人都有自己的财富观。有人穷得只剩下钱,有人则拿钱当钱。二者均属极端。用打零工挣的最后一笔美元买了各种各样的礼品纪念品之后,从淘金的角度讲,我差不多就算是空手而归了。于是回国后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找不出一合适的说法,对别人对自己讲清此游此行的动机和目的、初衷和结果,除了吹一堆旅游和打工的见闻。

但我相信自己至少保留着一些财富的痕迹,一种富有的记忆信息。我相信曾经沾染的一些算是美式的文明观念和生活态度包括习俗,都是可居之财。

去美国,三周考察是走马观花不知其味,三十年定居是已入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,而三年恰好,是体会做一个外国人对异类社会认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没燃尽,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文明社会的好感尚未消退,而对其中种种虚伪和丑陋尚能忍耐的时间范围。重要的是这段时间够你沾染上一些老美的臭毛病。

无论如何我准备回国后表现得多少像个美国人,以显示不虚此行。我知道自己身上的这些变化迟早会被上海的老习冲刷殆尽,但我设下底线准备严格要求自己。

### 拼于烟酒混合双打

我准备坚守一道防线——拒绝吸烟而且坚持以戒烟为由。因为在美国,除了华人扎堆的地方任何场合不会有人向你敬烟,倒是时

不时有人会向你一支抽。除了围聚在灰狗巴士站外的黑人流浪汉,在停车场抽烟时我还遇着白人礼貌地索要而且并不附加理由。我想他只是恰巧抽光且烟瘾正炽附近又无处可买而已,看他的坐骑他的衣着决不是穷人。

另一个托词是无法恢复对室内吸烟的容忍。这是我到美国第一天上的第一课,因为这直接显示了对不吸烟的旁人特别是妇女的极不尊重。而在上海,亲友聚在我的客厅里,显然我不能把他们请到阳台去,在别人家里做客就更不用说了。不过我可以退而保持自己不加入中国炮兵编队——以美国人的身份忍着烟瘾。和拒烟必须并行的是拒绝酒文化,烟酒不分家,是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双打比赛。回国后第一次聚会之后,我就暗下决心从此谢绝一切应酬,并很有自知之明地推辞了那些需要公关的职位。因为恰恰就在那第一回合,我看清这道美国防线根本无法抵御中国这种全球无敌的火力。硬顶无济于事,退守可能存活。

### 惑于行车行路两难

我也开始部署户外防线。头一个问题就是我还不会开车?这其实是在第一次赴美考察归来后就有的体验。那次在旧金山马路上,除了领略美国人边驾车边刷牙、边驾车边读报的特技外,我们还万分钦羡地目睹他们如何礼让行人,在两道并一道时如何交替通过。而这一切,都是在没有标牌警示也没有警察监督情况下进行的。那只是看别人开车感叹几句罢了,可这次是我自己在美国的路上开了三年美国车之后。三年中我曾无数次触景生情地想到:天哪,我原来在上海是怎么开的车呀!

开了三年自动挡再坐进自家的手排车,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,油离刹一团糟,空挡轰油,倒车熄火,太太和儿子都把当年我教练他们时的脏话丢还给我;申城沧海桑田,路也不识了;好容易熟悉了英文标牌,中文的又看不懂了。但这些还都是几天甚至几小时就能解决的问题。真正的交手,是在路口左转让不让对面直行车先行,进出弄堂有人有自行车挡路时刹不刹不停,而不管身后喇叭长鸣和副座上的申斥;堵车时要不要插到别人前面去和让不让别人插到自己前面来;最重要的是那些强盗开的公交车和出租车从自己车边逼掠而过时,生不生气动不动怒骂不骂娘。

如果还会不会开车算是个问题的话,那“还会不会走路”也能算问题吗?在我住过的美国小镇走路,遇到人是要“Hi”一声或至少要点一下头的。但在上海谁要是贸然炫耀这种无形资产,毫无疑问是要被扭送精神病院的。因为出国,我放弃了原来单位里的职位和公车,所以现在上班得坐地铁再加一段20分钟的步行。我得承认,在美国穿越马路走斑马线,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矩,我也是培养了很多时间才完成的,即使在环境一如国内的唐人街偶做违规也至少举步踟躇,恨不得一切,都是在没有标牌警示也没有警察监督情况下进行的。

那只是看别人开车感叹几句罢了,可这次是我自己在美国的路上开了三年美国车之后。三年中我曾无数次触景生情地想到:天哪,我原来在上海是怎么开的车呀!

如果还会不会开车算是个问题的话,那“还会不会走路”也能算问题吗?在我住过的美国小镇走路,遇到人是要“Hi”一声或至少要点一下头的。但在上海谁要是贸然炫耀这种无形资产,毫无疑问是要被扭送精神病院的。因为出国,我放弃了原来单位里的职位和公车,所以现在上班得坐地铁再加一段20分钟的步行。我得承认,在美国穿越马路走斑马线,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矩,我也是培养了很多时间才完成的,即使在环境一如国内的唐人街偶做违规也至少举步踟躇,恨不得一切,都是在没有标牌警示也没有警察监督情况下进行的。

那只是看别人开车感叹几句罢了,可这次是我自己在美国的路上开了三年美国车之后。三年中我曾无数次触景生情地想到:天哪,我原来在上海是怎么开的车呀!

### 止于“行”与“不行”之际

在曼哈顿训练出来的车技使我足以应付上海的交通拥堵,但攻守胶着不在于“开法”而是“想法”。出国前我就曾是网上交巡警总队长信箱的爱发牢骚爱管闲事的常客,我惊异上海的交通状况竟比三年前混乱十倍。研究后发现一切症结不在道路和车辆的保有量,在于“人气”。所有的上海人都处在一种浮躁之中,都憋着一肚子火气一肚子敌意争抢着每一时空点的优先权,不管开车的还是走路的人们似乎都在赶去抢排一个队,差一秒差一位就错失10万元奖金。身陷其中后我很快将心比心明白过来,他们事实上争的是一口气,一个输赢,甚至是一份尊严。美式开法在这儿不受尊敬而遭鄙夷。

行路难和这是一样的道理。我很清楚谁也不会因等候这30秒的红灯而耽误任何计划,但你很难面对周围那种疑惑的目光;这个乡下人有病啊?或者被人从背后粗暴地推搡一下:你到底走不走啊?谁也不知道这30秒钟里你站在烈日下想些什么,但是人人都在盯着看你。甚至有人在你面前减速停车,不是出于礼让而是出于“看不懂你”。

最终,一对碧眼金发的老外擦身而过直闯红灯,一声“Come on”彻底击溃了我的心理防线。

### 败于“敬”与“不敬”之间

当然还有诸如衣着饮食口头禅之类的各种小毛病,总之我开始对抗上海旧习的全线挑战。

短暂的一段消隐之后,我开始

不得不出席一些不得不应酬的应酬。美国原则虽为众人理解,但我也不能得寸进尺去干预别人强求别人共同改变程序。于是出现了全桌起立我独坐,全桌举杯我独酌,全桌吼叫我沉默,全桌扫兴我也扫兴,全桌尴尬我也尴尬的局面。这种局面明摆着不可能维持长久——世间人事不可能永远容忍我在“敬”与“不敬”之间,态度立场一直这么暧昧下去,尤其是我做东的时候。

在美国的饭店吃饭,尽管我们互操中文,但只要分贝大到邻桌能听清楚,甥侄辈的孩子们就会异常气愤地竖起食指嘘我们,出门还斥责我们是国人劣习难改,扬言下次将拒绝回国。可在上海的饭店里不叫叫不行,不然人家不知你说什么,甚至听不清你说的是中文还是英语。

### 愧于内外全线失守

以前我常笑话那些“海龟”,一开口就手捏个六字做打电话状,满嘴OK,但行起生意公关来,白道黑道样样入乡随俗,哪有一丝假洋鬼子气度风度。反观自己颇受启发,什么户外吸烟,什么不穿红灯,有那么重要吗?重要的是想法,如同开车时你想怎么开,而不是事实上你能怎么开。

我独自坐在自家客厅里,手指颤抖地燃起一支烟,看着那含有尼古丁的薄雾缓缓飘升,熏染着屋顶和窗帘,开始盘点自己从异乡带回来的藏品还剩下点什么。

那是一种丢了钱包的懊恼,一种没能守好财富的遗憾。尚算知足的我把这点懊恼和遗憾藏得严严实实——就这点好东西了。

### ■财富漫谈

## 七里海钓蟹的收获



◎张晓晖

周末去七里海钓河蟹,很有趣。用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儿,拴上一根粗线,粗线的另一头系上一块拇指肚儿大小的猪肉或黄鳝作饵,然后丢进水里,竹竿儿插在岸边的泥里。剩下的就是盯着,等到线渐渐拉直,说明有螃蟹“上钩了”,正用两个螯抱住饵使劲往水里拖呢,这时候怎么办呢?

千万别一下子把竿儿提起来,只要螃蟹一出水,立刻就“撒爪儿”,所以要一点点地拽往回拽,拽的时候还要缓着劲儿来,拽几下再松一松,顺着螃蟹的劲儿慢慢拉,千万别把螃蟹吓跑了。等到拽得差不多了,能够隐约看见红红的肉饵,也能看见螃蟹的时候,就用网子从下往上抄,然后把网子往筐里一扣,齐活儿了!

河蟹蒸熟了,顶盖儿肥,膏细腻,肉瓷实。就在池塘边倒上二两白酒,弄上一小碗姜醋汁儿,爽!坐在池塘边儿上,大伙儿嘻嘻哈哈地剥河蟹,很纳闷;这些螃蟹咋就这么傻呢?年复一年,游人如织,就不知道长点儿记性?仔细一想,不由暗笑,咱自个儿不也傻么?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地在股市里泡着,口口声声喊着“战胜庄家”、“与庄共舞”,还不是不知不觉地吞下人家下的饵,最后被扔在筐里?

别说,还真像!“这个股有庄”、“要做到多少多少钱”、“企业要重组”……这就是饵,然后咱们就把饵抱住了,庄家慢慢地往上拉升。如果一直拉升,咱就获利跑了,那庄家不成了活雷锋了?所以,庄家拉升一段,松一松,再拉升一段,再松一松。咱不由得沾沾自喜;庄家洗盘呢!越拉越高,浑然不觉,直到有个网子一抄,等到了筐里了,才明白。回头想想,螃蟹也是可以生存的,只要不贪婪。

首先,不一定非要吃饵才能生存吧?能在野生的池塘里长大,肯定是有吃的,何必一定要去吃饵呢?

其次,即便吃饵,也不一定就会被抓。咱要是河蟹,就把嘴凑近了饵,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吃,也不用那俩大爪儿(螯)死抱着饵食,决不拽线而引起钓者的注意。万一感觉线“动了”,知道有人拽线,就赶紧撒嘴,笑呵呵地看着他往上拉线,多好玩儿呀?何必非要死死地抱住饵食,还为了一口饵食,反而被人家蘸着姜醋汁儿吃了,值不值呢?

再怎么说,人家没有挽起裤脚下池塘来捞,还不是咱自己上钩的么。说一千道一万,撒嘴的主动权不是在咱自己么?能怨谁呢?

经常有人问我,某某股票是不是有庄?我始终对跟庄不感兴趣,只在意企业是不是有长期发展的前景,是不是行业或者子行业的龙头。但每当我把这种想法说出来的时候,人家总是不以为然,再好的企业如果没有庄,有什么用呢?

实际上,是金子一定会闪光,好企业一定有大资金盯住的,想想万科,招行,平安就知道了,大资金或者大庄家也要挑肥拣瘦的,决不是说找个螃蟹“壳”就炒起来了。这也像是钓鱼,看好了一片池塘,土肥水美,浮游生物丰富,里面肯定有东西。好,就在这里等庄家了!剩下的就是耐心。说句玩笑话,这是把庄家当螃蟹了,不是比跟庄的思路要高明得多么?跟庄,那可是庄家下饵咱咱们当螃蟹呀。

饵的思路不高明,因为那饵不是肉,而是贪心。前不久,有个老先生反复游说,可以入资某科技项目;三万元一份,月息15%,按月付息,三个月还本。我不感兴趣。后来条件更优厚了;每一期(三个月)除45%的利息外,还外加一部笔记本电脑。

不用说了,月息15%,按复利计算,年息就是340%,存贷款利率没法比了,如果再加上6000元左右的笔记本电脑,每季度的收益率将达到65%,按复利算年息就相当于640%,资金成本这么高,什么买卖能有这么大的利呢?不过老先生确实赚了钱,投了一份,三个月赚了13500元外加一部笔记本。于是他好高兴,在大学里张罗了不少老同事老朋友一起去投资,很替他捏把汗。

这个买卖很简单,人家不怕你赚钱,就怕你不来。只要第一笔赚了,你第一个感觉就是投少了——早知该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;下一步还会投更多的钱,并且告诉更多的人,等到钱投得很大了,麻烦就来了。15%的月息和笔记本电脑都是饵。

很喜欢朋友说过的一句废话,“辛苦钱,万万年”。这话够傻,放在股市里更傻,消息满天飞,庄家遍地走,你还去挣辛苦钱么?但历史上的英雄,哪一个不傻呢?精卫填海,女娲补天,愚公移山,刑天舞干戚,都够傻;不傻的不是英雄就是愚氓。所以,选股、持股还是要下功夫的,本来用手指尖敲敲键盘就赚钱,这事儿已经忒容易了,再不下功夫选股修心,不可想象。

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,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那种境界真令人神往,蓑笠翁钓的究竟是什么?是鱼,蟹,还是甲鱼,或者就是寒江雪?蓑笠翁钓的是寂寞、耐心、通达和智慧。

## 当盘者迷

◎云弓/文 许青天/图

小张是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同事,近来迷上炒股,几天下来颇有斩获,便自诩为短线高手。不过短线炒股免不了要盯着大盘,办公室的电脑便成了他炒股的工具。为此我为他打了不少的掩护,只要有领导过来我就发信号,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。

昨天上午刚上班,主任便来到办公室,交给小张一份文件,吩咐道:“把文件好好修改一下,十点钟送到我的办公室。”

小张满口应承,等主任一走便立即对我说:“近期大盘连拉大阳线,但前期的高点阻力很大,估计今天会冲高回落,短期形成震荡下行格局,所以今天上午我要乘大盘上攻的时候减仓,然后等着抄底。”他说得眉飞色舞,而我听得云里雾里的只能点头。

时间到了九点半,果然大盘红成一片,只见小张兴奋得直搓手,眼睛紧盯盘面,敏捷地操作着,看着他果敢的样子我真的开始佩服起他的眼光来,也许他真的就是个炒股的天才。

不知什么时候,主任出现在门前,因为我盯着他的电脑,一点没有留意。主任拿起没有动过一个字的文件冲着小张嚷道:“现在几点点了?”

小张吓了一跳,见是主任,连忙回答:“4214点。”

主任摇摇头,用右手指着左手的手腕:“我是问你时间,现在都几点了?”

“噢,”小张回过神来,回头看了看电脑,时间显示“10:16”,便脱口答道:“十块一毛六。”



## 穷人吃请

◎陈大超

离越南近  
就知道离富裕近  
期待用五六百元人民币  
一举把自己变成百万富翁  
享受一次大把花钱的滋味  
富裕的捷径  
是跟更穷的人在一起

读到这样一首小诗时,我笑了一笑。是最后的那两句“富裕的捷径/是跟更穷的人在一起”让我笑。是呀,有些人一旦手里有了几个钱,就要找个捷径,去体验和享受自己的富裕。那个捷径在哪里呢?往往就在“跟更穷的人在一起”的那种感觉里。

不过更多的发了财的人,不是到越南那样的地方去享受大把花钱购物的快乐,而是回到原来生活的老地方,去请比自己更穷的人吃饭。有的是请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吃饭,有的是请比自己更穷的朋友吃饭,有的是请比自己更穷的同学吃饭,有的是请比自己更穷的街坊吃饭。当然,请吃饭也是要有个名目的——或者是大家好久不见,很想聚一聚啊;或者是一直很想念大家,请大家在一起叙叙旧啊。事实上,他是要别人在享受美酒佳肴的同时,多多给他贡献一些恭维的话,让他有机会显示和炫耀自己的富有。

不用说,我也是个“更穷的人”,我也是被某些发了财的人,请去吃过的。好酒好菜一大桌子摆在那里,你



却不能想吃什么吃什么,你得总是装出一张笑脸,仰望着那个请你来吃饭的人,看他的嘴上在说什么,看你得根据他嘴上说的什么作出点什么反应,或者是大笑,或者是小笑,或者是傻笑,或者是不笑。不能别人都在大笑的时候,你却在那里小笑;不能别人都突然收起笑的时候,你还在那里傻笑。有时还在比赛着看谁的恭维话说得更悦耳,更生动,更俏皮,有时还要比赛着看谁的感激话说得更真诚,更恳切,更谦卑。

吃这样的请,是不能与请你的人唱反调的。唱了反调,别人就会说出再好的饭菜你也吞不下去的话来。有次被一个在某大城市发了财的人请了去,没想到心里正美滋滋的,却突然被人家的一句话说得我好生“自卑”起来。人家说:“严格地说起来,孝感就是一个小乡村,孝感根本就称不上一个城市。”噢,这不等于说我们是乡下人吗?我忍不住说:“城市与乡村,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,孝感跟不少地方比起来,它是可以被称作一个城市的。”没想到人家立马就不高兴了,话题一转,说

“你应该多到大地方去走走啊”,而且还作出这样的结论:“只有在大城市呆得久了,才会对许多事情得出正确的认识。”我本想说国外那些在一个小镇一呆就是一辈子的哲学家、文学家,人家写的书过了几百年还是经典名著呢,可是想到人家花钱又不是请你来抬杠的,话到嘴边,又咽回去了。

穷人吃请,往往就是这样:在吃了一肚子的山珍海味的同时,也吃了一肚子的不愉快,甚至还会觉得身上的某些部位“饿”得更厉害了。到底是哪些部位饿得更厉害了?仔细想想,哦,是在精神上、尊严上——是人家在你吃山珍海味的时候,在你的精神上尊严上挖了一大块或者说啃了一大块跑了。

贫瘠的土地,或许它要感谢锄头的伤害;吃请的穷人,或许他要感谢富人的轻蔑。被人在精神上尊严上挖了一块啃了一块跑了,吃请的穷人,才更懂得精神与尊严的可贵,才会想办法要赢回自己的精神与尊严。呵呵,穷人吃请,往往更容易吃到发愤图强的刺激与决心。